政府不堅持武力接收長春
希望共軍自動撤退
東北問題・深盼能和平解決
彭部長向外籍記者誠懇表示

（南京二十二日中央社電）新任中宣部長彭學沛氏，今日下午四時半在該部舉行常任以來之首次外記者招待會，到外記者十餘人，外次劉鍇亦出席，茲將問答之點誌次：

問：關於蘇聯移去東北九省工廠設備之談判最近情形如何？劉次長答：中國政府已再聲明東北九省之日本工業設備，不能被視爲戰利品，而歸諸蘇方，迄至目前，此一問題仍未解決。

問：長春殺死蘇僑十人一事，蘇聯曾否要求懲辦？劉次長答：若干時前，蘇大使曾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議，要求調查此案，中國政府已命令對此事作一詳盡調查，但目前此案之責任問題，仍未明瞭。

問：何應欽將軍調職之主要原因何在？彭部長答：此事余願請君檢閱五月九日何將軍發表總部記者招待會上所作之報告。

問：長春如爲政府收復，國軍是否擬繼而收復全滿洲？彭部長答：接收整個東北，乃國民政府之責任，但如能和平解決，固政府之所深願。

問：部長是否認爲國軍如直接攻擊長春，將引起東北及華北其他各地共軍之反擊？彭部長答：吾人希望共黨自動撤出長春，致政府用不着非使用武力也。

問：關於蔣主席訪美之說有無任何證明之證實消息？彭部長答：關於此事除與本人在渴發表之談話外，本人無可奉告。

問：是否有任何計劃使中央通訊社脫離政府關係？彭部長答：中央通訊社正計劃改組成一獨立機構，此係本人所全力爲之支持。

問：貴部對於馬歇爾元帥最近之聲明反響如何？彭部長答：吾人對馬帥及其餘部之努力，無任欽佩，馬帥自必把持吾人衷誠之合作。

問：對和平前途，如共黨同意照樣辦理，貴部願否撤銷命令，要求全國各報停止攻擊及有傷感情等之記載？彭部長答：本部曾經屢寄呈全國各報所寄社論及報頭，應公正確實，吾人仍當請各報包括共黨出版物在內，勿違背此一原則。

問：政府是否仍繼續報紙之檢查？彭部長答：否，政府對此根本不加統制。

民盟分電蔣主席毛澤東
對東北問題提出建議
中青機關報表示原則同意
但主中共無條件退出長春

（上海二十日中央社電）民主同盟代表張君勱、黃炎培、沈鈞儒、羅隆基等九人，對目前國事分電蔣主席及毛澤東，主張三點：（一）中共軍隊撤出長春，（二）中央不再進兵長春，（三）東北政務委員會駐長春，主持行使職權，所有委員人選，由各方協商而中央任命之，其他一切問題，仍繼續停戰後協商解決。上海中華時報二十日社評，對此有所評論，略謂：這個提議，我們大體可以贊成，但應有補充說明：第一，政府接收長春，本係根據中蘇友好條約，共黨違約，以少數軍隊，及一部分接收人員，亦在蘇聯同意之下，且長春爲高級官吏，[illegible]

如市長趙君邁等，早已就職，可接收手續，已大體完成，中共於蘇軍撤退後二十四小時內，即開始進攻長春，且係以多勝少，跡近乘危，不僅政府方面所受刺激，即對人民印象，亦極不良好，中共既主張無條件停戰，自以首先無條件退出長春爲是。（二）東北淪陷半世紀以來，本爲一最易釀成國際紛爭的地帶，中共於勝利以後，即設法奪取東北，且已佔據若干區域，內戰，蘇聯佔領期間，即已佔得若干區域，內戰國人之獎，外召國際之惡，無端奉入來國際門爭的旋渦，增加自身無窮的困擾。究竟於義何取，[illegible]

人之安全爲重乎？中共必求有以自解於國人，並（二）所謂停戰協定，並不是一紙白紙黑字的公文，如謂關外不在停戰範圍以內，即可自由行動，則所謂停戰協定的精神，即已破壞無餘，全國人民所希望的，是全面的停戰，決不是局部的停戰，假定中共仍然尊重國民的公意，均不應有戰爭的與行爲，關外關內無論與戰，總之吾人希望中共，必須以民主爲目的，而不能以之爲手段，且須擔負起對國民與國家的責任，共爲國家前途着想，而不可自毀其前途。

油礦決歸國營
資委會組中國石油公司
統一經營產煉運銷事宜

（南京二十二日中央社電）關於資委會成立中國石油有限公司一職，據該會負責人，發表談話如次：石油對於國防及民生關係極爲重大，故各國政府對石油事業均十分注意，我國石油事業，方在萌芽，應加强組織，積極推動，我國礦業法正式規定，油礦應歸國營，資源委員會職責所在，爰經決定本月十八日成立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統一經營中國石油事業之產煉運銷事宜，[illegible]

社論
打倒「集團自私」

蕭燏救荒活民書謂：「天下一家，飢荒亦有路分。今鄰郡以吾境內豐稔而來告糴，義所當恤。脫使世間之米不許出吾界，他處之米，亦不許入吾界。一有飢饉，環視壁立，無告糴之所，則飢民必起而作亂。」災荒并非普遍性的，一國之內，甲省有災，未必乙省有災；一省之內，甲縣有災，未必乙縣有災；而一縣之內，災情也有輕重不同。「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這最古老的救災方案，也就是根據調劑盈虛的原則。就整個中國而論，經過八年大戰，農村經濟破產，已成了一片飢饉地區。但災情之重，以湖南爲第一。湖南七十五縣，皆有災情，可是各縣各鄉受災輕重則有不同。目前本省政務是以救災爲第一，救災的方式，主要的是爭取外來大量救濟物資，經王主席請求，已將全部存滬物資運湘，救濟總署可是大批物資的運輸分配需時，而災民奄奄待濟急。所以現在救災是要如何救濟垂死的災民，使延續其生命，以待大量物資的到來。王主席手訂要求各地同時發動社會救災運動，本自助互助自救互救之旨。這就是要以無災之區來救有災之區，以災輕之區來救災重之區。凡有一月之糧者，應將其半月之糧移救他人，凡有一日之糧者，應將其半日之糧移救他人。這樣纔能延旦夕之命，減少人口的死亡。

在這災荒嚴重的時候，省外人士，及國際友人，尚慷慨捐輸，運糧救災，而本省境內，竟有阻糧出境之事。不自助而求助於人，不自救而求救於人，這種「集團自私」行爲，非僅不義，直屬無恥！阻糧出境，當在藉以自保，其實社會息息相關，絕無鄰境民饑，自己獨能保全之理。救災如救火，請以救火喻。鄰舍失火，各家將自己的存水保留，不去相救，等到燃完，火勢燎原，已屋網不能倖存。如果當火勢初起的時候，把所有的存水集中灌救，便可立即撲滅。救災亦復如此。祗要人與人之間，鄉與鄉之間，縣與縣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濟，自不致使小災變成大災，小荒變成大荒。

阻糧出境，流弊極大。貨不能暢其流，市場價格，因而擴大災區，加重災情。災民爲飢餓所逼，必致變亂，奪糧而食，擾亂治安。王主席頒佈手令嚴禁阻糧出境，有謂：「至於糧食阻運，乃係集團自私，既礙貨暢其流之旨，亦失救災之道，流弊所至，終於自殺。此風斷不可長，其爲首者，即予嚴辦。」實爲至要之舉。要知互救就是自救，恤鄰方是自保，我們希望在實施全省救災的時候，對於這種阻糧出境，集團自私的份子，我們希望政府嚴厲處辦，輿論予以檢舉，予以誅伐，來共同打倒「集團自私」的份子！

不怕鬼子搶的苦
就怕八路敲大鼓
高陽人苦於中共選舉劇

（北平二十二日中央社電）據高陽訊：該縣最流行之歌謠，謂「不怕鬼子搶的苦，就怕八路敲大鼓」。蓋共黨最近舉辦之國大代表選舉，以此爲武器，實行包辦，各村先將候選人姓名，用大學字在黑板上寫好，再召集村民，由區長介紹，徵求同意，復發共混雜村民中之幹部一二八，高聲贊成後，即爲代表，如有表示不滿意者，即目之爲反動份子，事後即集合類屬在其門前，敲大鼓，扣做種種罪名，加以殘害之懲罰。

世界農代會議開幕
籌組生產同盟
各方強調會議重要性

[illegible]

國防最高委員會
將改中央政治委員會
王寵惠對中央社記者談稱
該會昨舉行一九一次會議

（南京二十二日中央社電）國防最高委員會，今二十二日上午舉行第一百九十一次會議，蔣主席親自主持，到孫科、宋子文、吳鐵城、于右任、何應欽、陳果夫、邵力子、李文範、朱家驊、陳立夫、張厲生、谷正綱、張道藩、段錫朋、朱霽青、潘公展、吳鼎昌、熊式輝、王寵惠、白崇禧、蔣夢麟、俞鴻鈞、李敬齋、翁文灝、徐堪、王啓江、賈景德、鄒魯等三十餘人。[illegible]

（重慶二十一日中央社電）記者頃訪王寵惠博士，叩詢國防最高委員會改組事，據稱：該會原爲戰時機構，即將改組爲中央政治委員會，改組後，原負軍事及政治方面之職責，將交由國防部及國民政府委員會分別辦理。中央政治委員會之成立，乃爲國府委員會改組就緒後。王氏頃準備候船東下赴京。

國軍已迫近長春
共軍開始向吉林退却

（北平二十二日中央社電）錦縣訊：侵據北票之共軍，突於十八日晚，開始撤退，軍調部赴熱河視察之朱茂吾上校，陪同美方代表於十九日晨，飛抵北票，據悉北票礦，業經共軍徹底破壞，發電廠亦毀，附近損失在十五萬萬元以上，又悉：此次攻佔北票之共軍，已證實爲二十二旅。

（瀋陽二十二日中央社電）中央社記者下午十二時自蓄家屯急電報告：國軍已迫近長春郊外，據先頭部隊報告：長春全城暗無燈火，實施戒嚴，交通已斷絕，今日黃昏時，共軍即已開始向吉林方面退却。

（濟南二十一日中央社電）[illegible]

[illegible]

共軍進攻濟南
政府提出抗議
促中共覺悟遵守信義
不要再破壞停戰命令

[illegible]

集商航空問題
五十國代表在美
蘇聯又拒不參加

（紐約二十一日中央社專電）五十國家代表，（有我國代表，蘇聯未參加）本日於芝加哥開會，討論環球航空問題，[illegible]

繆斌在蘇槍決
大漢奸第一個處死刑

（蘇州二十二日中央社電）[illegible]

張瀾與民盟中青代表
昨在上海晤談
交換關於時局意見

[illegible]

吉田內閣已組成
日皇昨舉行親任式

（東京二十二日中央社專電）[illegible]

荷政府定日內
召開國是會議
決定尼西亞獨立問題
穆克表示政策將不變

[illegible]

王主席出席教育界歡迎會
提倡學術政治
決組織「文化建設研究會」
作學術與政治結合之橋樑

王主席講詞全文

各位先生：

「以學術為政治」
從歷史觀察得到結論
求治必先求學術昌明

湖南地位重要
從政治與學術去觀察
中國不可一日無湖南

側寫安理會
（續）　中央社記者李強光

撤銷聯總建議
拉加第將提出
主組一永久世界糧食機構

郵政管理局
設民用信箱

稻田校友會
招待本市記者

佛朗哥政權
不威脅和平？
美國作如此看法

長潭路班車
今恢復行駛

伊朗繼續內戰
大不里士情況緩和

星沙散記

參議會第六次會議
聽取兵役救濟報告
決推方鼎英氏赴滬募款振災

胡邁蕭鑄新等貪污案
長沙地院提起公訴
審理時歡迎列席旁聽

倡導節約救災
趙議長昨招待各界
宴席只備六菜一湯

省糧食調劑委員會
舉行第五次常會
急速辦理長市平糶
四行貸款繼續洽撥

蔣琨
今可抵長



◁新一〇七期▷

為道德着想

孤燈漫錄　—二十—

江水明

一個鄉村師範裏的同事們，閒談着學生們的戀愛問題，以及學校的訓育和管理。一致公認，求學時代是不應該戀愛的。這一套理論倒并不新奇，奇怪的是他們對學生的勝術非常熟悉，熟悉到本身所經歷的一樣。其中情節，決不是單靠檢查信件可以獲得的。

其中有一位先生，有着如此的自白：

「我實在是知道的事情，在我們年輕時候也曾經犯過。實在也希望世間有那種多情女子，希望自己有許多風流事蹟。而且也曾經是這裏面的過來人。然而一到年紀大了，有了妻子兒女，而且自己的弟弟妹妹也都在徐徐地希求着甚麼的時候，便不得不為道德着想，而防範着青年人的越軌與墮落。

大人先生們所標榜的道德觀念便是由此而起的。而且總是對人世間的荒淫與無恥經歷得豐富的人，他的道德觀念就更爲堅強，對青年人的放蕩，與世道人心的敗壞也指摘得更爲嚴切，因爲他是最熟悉這其中的勝境的。

如是一看見自己的女兒或是妹妹把頭髮弄得捲曲起來，或是塗上胭脂口紅，便擔心她在誘惑男子，而對之深惡痛絕起來。看到男女之間的書信往來，或是談了幾次話，便認爲在合謀着做他所曾做過的壞事。

青年男女遇到一起而不發生愛情，其實是不可能的。也并不是一開始就想做壞事，而壞事常常是一概抹殺的管制之下斜溢旁邊。

人世的罪惡都是在循環的過程下造成的，前一代的青年人在管制之下造成了過惡，後是認為自己的過惡是因為沒有被從管制之故，便把自己所曾經受過的管制更有效地加之於下一代，而忘記了自己在管制下的苦悶。想不出一個比管制更好的辦法來發舒青年人的過急，而且也懶得治想那種做起來比管制更麻煩，更須要智力的辦法。像縣去水一樣，祇求目前的苟安，祇求混過當時人的耳目便了。於是一旦堤防潰決，風氣之敗壞，總是每況愈下，學校裏是這樣，社會上也是這樣。

而且標榜道德的人，同時也做着苟且的事。

前面那位「為道德着想」的先生，當時和以後都幹着甚麼呢？他已有妻室兒女，卻又情不自禁地愛戀着他的學生。那女孩子的嬌小的臉上有着一對多愁善感的眼睛，不幸在小時候就由父母之命許配了人，她的未婚夫現在是一個中學生。據那位「為道德着想」的先生說是一個談戀學生。因此這女孩子很不愛他，那位先生以悲天憫人的態度可憐着這個女孩子的時候，我並不擔心他們師生之間有所謂「苟且行為」，後來我聽說那女孩子失學了，她常常住在她的先生家裏，而甘心地擔受着她師母的極不堪的辱罵。

像如此為道德着想的人當然是很少的，然而有一個便是新文人的恥辱。這種恥辱在他所領導下的青年人變成「為道德着想」的出來的，然而誰能保證，當青年人是做不先進的時候，不會尤而效之呢？

當人們在不堪聞實的時候，他們是已經改悔了嗎？不會的，祇是作惡的細密弄得光明正大一點，祇不過是外表修飾得好像是非常雅貴，使看不見他的原形的人或是利慾熏心的人五體投地罷了。

二十多年前殺害人民的人在幹着甚麼呢？不正也在「為甚麼着想」嗎？

說藝術的類型

——中國藝術的「差不多」——

白勺

我們的習式鞋子或襪子都可以隨便穿；在左脚的鞋子，可以穿在右脚，右脚的鞋子可以穿在左脚，穿得了也不必論前後，兩隻脚插進「樣子」以了事。倘若穿西式的鞋子或襪子，就不然了，左脚必有樣子，穿右脚的鞋子，右脚的鞋子不能把左脚穿，穿西式的襪子當然認清楚才可穿進。從這鞋子或襪子就可以知道中國是有一種「差不多」的精神——凡事差不多便了。藝術是一種精神形態之一，當然，我們的藝術也不免有這些「差不多」存在。這裏先拿我們中國戲劇臉譜來證明：三國誌的曹操和宋朝的潘洪花臉差不多；水滸的李逵花臉和岳飛的牛皋花臉是差不多，拿我們中國劇情來證明吧，一般所謂「公子落難中狀元，小姐私訂終身後花園」的類板化，往往彼劇中以某公子和此劇中的某公子是相像的；彼劇中的某小姐和此劇中的某小姐是「差不多」，再拿我們國畫來證明吧，畫一顆梅就是象徵什麼清高耐寒，畫一竿竹，就是象徵什麼虛心清節，不管張三李四畫來都是以這種意識來象徵。他們是互相摹做，互相抄襲，彼者的意識和此者的意識是「差不多」的。

這種「差不多」用藝術語來說就是叫做「類型」，這類型是作者主觀所取的形相來象徵一般的事物，因此類型的作品是不免和現實距離了過遠，和社會起了隔離。一個作家一件藝術作品，不和現實接近，不和社會拆手，那麼他（它）們的表現的情感就不免有些空洞，就是說他（它）們的情感是無為而來的情感，這種無知的情感便是作者認識事物表現事物沒有透過思維去感觸動的本質，所以這種無知的情感藝術作品，祇能供與一班「國繪大師」「差不多先生」欣賞欣賞，因為彼等祇用眼睛去看藝術形式的美觀（？）不知用心去體會藝術內容的價實。

時代是進化的，人類意識是增強的，這些類型的藝術自然是被淘汰，希望一般藝術作者再不以這「類型」的態度來作「差不多」的藝術！

歸途

無痕

在孤寂、崎嶇、而漫長的旅途上，我渴望着村店的降臨。不管是峻高的嶺脊，幽深的山谷，流水脈脈的河畔，還是綠樹蔭蔭的原野，永遠地，她總給予你慈母般的安慰，情人似的蜜意。

「來了嗎？好！休息！休息！」

像是喜見久別回遊子，這諸渴念的良人，伊殷勤地招待着半豎着茶，一張竹椅……以至洗滌的湯水，高臥的床位，更有香噴的白飯，可口的肉魚，男、女、老、少，握着一盃陳釀的村酒，嘻嘻地圍在一起。

夜了，在古老而狹小的茅屋裏，油燈如豆，模糊地映出一副副陌生的臉；雖然各自拖着不同的語調，和相異的表情，但總順利地談着：由天氣、出產、生活程度、采故……以至男女間的私情；其間，也夾着幾聲失意者底無聊的高唱，和村姑們的笑語。

倦了，便舒躺在潔淨的被窩裏，把這未滌的情意，接釀成一個美妙的甜夢。

在這兒，不再感到陌生的孤寂，和華麗的崎嶇，而漫長的旅途到！似乎給我走到了蓬瀛。

這是我的家呀！然而，在烈日絕早的滑着，我不感到這兒再有絲毫的留戀了；我要走到的，是自己底溫暖的家呀！

終於，我將牠棄了，毫無情念地棄了；在曠微的晨光中，不，也許正有着滴沉重的淚露，遺着潦倒的……

我緊着疲慢而機械的步子前進，越過了一座座靜穆的青山，便立刻把牠棄在後頭，翻過一灣灣的急流，但牠忽匕地又別我去了。樹木換上了鮮艷的裝，靜列在路傍，殷勤地點首迎着我，我未曾理睬：當風調和了百花的芬芳，吹送入我底鼻腔，我無暇領辨。無意中，也許脚趾踢在不平的路石上，引起我一陣陣深深的皺眉……

而在這孤寂、崎嶇、漫長的旅途上，於是

我又渴望着村店的到臨，那綠蔭的深處，小橋的牆頭，飄動了幾縷的炊烟，瀰漫地散消在蒼涼的暮色裏；在村後的山巔只歸鴉，盤旋，雛鷄們惦着母親，露出了破敗的籬垣。啊！伊又在那矮矮的籬邊出現了，一只小狗傍着伊，不斷地搖擺着短尾；伊暴起了慣硬的手，撫平着額紋深深的額眉，引頸凝望着。

「來了嗎？好！休息！」

我底眼被熱情的淚珠迷糊了，我底心為這纏綿的情意縛住了：我忘卻了已往慘長的苦楚，不自主地加快了我底脚步，似乎是：

「是的！來了！」而且我將永遠倒在你的懷裏。

哭謝同學錦濤

雖遭貪狼伏禍機，天心欲使竟乖違，前途自問無功罪，末世何曾有是非，劍潔巢鎮驚隻，松貞同易做霜威，他年若著丹青史，贏使斐然淚滿衣！

世亂滄桑幾劫塵，澤腰水月證前因，奇才獨數天心妒，熱血空教宦海淪，泥、傲浩氣，纔維轉費類屯，窮極孤路悉難掃，怕對遺儔哭故人！

破釜沉舟去請纓，當年大節甚分明，扶危卓見文山志，出使從容易水情，寵辱粥作箭，天涯雨客已吞聲，孤忠欲與寃魂訴，抑恨風雷夢不成。

衡陽一別各西東，感慨平生類轉蓬，北志尚嫌千里驥，靈愁已付九秋風，熱血樂知已，敢情頭顱作酒盅，從恨明年寒食節，深閨無夢淚痕紅！

舒子靜乙酉冲夏於長沙

瘟神

高爾基作　羅穎之譯

彷彿粘性的牆壁，抱着這女人的腰，好容易推住了她那踉蹌而行的身子，我走下滑滑的階梯，摸着門上的把手，打開了門，站在黑洞洞裏的門坎上，不打算再往前進。

「媽媽，是你嗎？」黑暗中一個低低的聲音問道。

「是我呀……」

一股腐朽的和油膩東西的熱氣籠罩地衝到屋裏面，女人燃燃一枝火柴，一道小火照明了她孩子的蒼白的臉，下，就熄滅了。

「這有誰到這裏來呢？我呀。」那女子靠在我身上說。

再又擦燃了一枝火柴，有玻璃被響，一隻瘦小可憐的手點燃了一盞小洋燈。

「寶寶，」女人喚着，猶了一下，就倒在角落裏——在那塔得高出的炕上面，安置了一張寬闊的床舖。

孩子注視着燈光，扶燈芯着了火開始出烟的時候，他撚了燈芯。他那臉龐的小臉，尖尖的鼻子，正和女孩子的一樣的肥圓的嘴唇——那幅用精巧的畫筆描繪出來一般的小臉在這陰暗潮濕的洞窟裏極不相稱。撥正了燈火，他用那誘人很多的眼睛對着我問道：

「她醉了嗎？」

他的母親橫躺在舖上，嘆着氣並且打着鼾。

「應該替她脫掉衣服，」我說。

「你就脫吧，」小孩低下眼睛回答說。

當我開始把女人身上的濕裙子拉下來的時候，他低聲而很正經地問道：

「火——要熄了嗎？」

「為什麼？」

他沉默了。當我搬弄着他的母親好像搬着一袋麵粉一樣的時候，我觀察他：他坐在窗子下面地板上的一個厚板箱裏，箱上有用印刷體寫着黑色大字：

小心　N.R.公司

正方形窗子的窗台平着小孩的肩。幾條窄窄的細板釘在牆壁上，擱板上放着一些紙烟盒子和火柴盒子。與小孩所坐的箱子并排，還擺着一個箱子，上面蓋着一張黃色紙，那無疑是當作桌子用的。小孩把兩隻可笑亦復可憐的手反擦到頸子上，向上看着那暗的玻璃窗。我給女人脫了衣服，將她的濕衣拋到爐子上，我在角落裏將瓦盆裏洗乾淨了手，一面用手巾擦着，一面對小孩說：

「啦，再見吧！」

他看了看我，略為支吾地問道：

「現在——熄燈嗎？」

「隨你的便。」

「你——要走，不睡覺？」

他伸出一隻小手，指着母親說：

「和她。」

「為什麼？」我糊塗而驚異地問。

「你自己知道，」他非常簡單地說着。

站直身子補上一句：

「大家都睡的。」

我心煩意亂地看了看四週：我的右邊是煙東倒西歪的爐口，爐子下層是一些骯髒的盤碟，在角上——箱子附面——幾段拋污的繩索，一堆削下來的豆籬皮，一塊柴堆，木片和扁担。我的腳邊一個實色的身軀伸直手足打着鼾。

「可不可以跟你坐一會？」我對小孩。

他不高興地望着我回答說：

「她呀，可是不到明天早晨不會醒來的了。」

「我并不要她哪。」

他的母親，我告訴他怎樣遇着她在他的稍邊，同時盡力說得滑稽一點：

「她倒在泥漿裏，用手像撓片一樣划着，唱着……」

他點着頭，同時發着蒼白的微笑，搔着窄窄的胸脯。

「——因為喝醉了，她就是不喝醉也是這樣搗亂的。完全像小姑娘一樣……」

（二）







